



沈阳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料

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封面题字：吴应

封面设计：朱学琳

# 沈阳文学艺术资料

编 辑：沈阳市文联地方志办公室

主 编：牟 浚

责任编辑：吴应、廖雪华、朱学琳、孙英廉

印刷：建平县印刷厂印刷 88年5月

(内 部 资 料)

(沈内发一八四号)

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  
两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唐李白七絕早發白帝城  
己未仲冬 漢中王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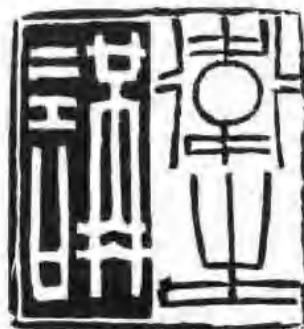
书法：王塑骋



泥塑：贺 钧



篆刻：祖 珂



高宗乾元二年三月余去魏  
新天和袁首澗緝紀馳赤壁  
多苦絶十倍空黃泉。化以方風而  
厚言賈遠東歸為鐘靈地冊存  
高弟英比儕。元和三年夏以乙丑清酌  
遼寧省博物馆建馆二十周年纪念冯月庵作

书法：冯月庵



国画：李瀛洲



国画：杨九州



国画：傅军

# 《沈阳文学艺术资料》第三辑

## 目 录

### 现代文学艺术史料

沈阳诗坛四十年	解 明 (1)
沈阳的民间文学	刘振操 (9)
1980~1987年沈阳的小说创作	程欣欣 (13)
沈阳历年美术展览概况 (二)	朱学琳 (17)
解放后各种全国美展简介	纪 实 (35)
《星火》杂志记略	郁其文 (42)
沈阳与美术书法有关的机构	冯 璐 (45)
春华秋实——记沈阳书画研究会	华连琳 (61)

### 文苑钩沉

晚清以来沈阳金石书画人物录 (续)	朱学琳 (65)
在沈阳学习工作过的书画家	王 林 (70)
画家王森然在沈阳	刘福庆 (78)
赵任情和他创办的《奉天晶画报》	张孟仁 (80)

### 文林人物录

著名现代作家罗烽	董兴泉 (82)
著名夫妻作家蔡天心和江帆	雪 华 (85)
沈阳作家选介 (一) ——刘文玉 鲁坎 牟浚 木青 崔亚斌 刘恩铭	廖雪华 (88)
我的创作生涯	吕 品 (97)

### 艺苑人物志

赵梦朱	王 林 (99)
贺 钧	贺中令 (101)
齐瑞麟	王 林 (103)
安 波	王 蒂林 (105)
李劫夫	谷 音 (107)

## 艺坛园丁

著名作曲家刘炽	孙英廉 (108)
乐府园丁录	谷 音 (109)
美苑园丁录	咨泽、铁铸 (111)
工人作曲家王殿槐	孙英廉 (87)

## 作家与作品

获全国奖的美术作品与作者	秀 中 (118)
历年获省市文艺创作奖的美术书法作品 （附获其他奖的作品）	纪 实 (138)
获市文艺创作奖的文学作品名录	汉歌 越倩 (142)
沈阳军区专业作家作品与获奖一览	沈阳军区文化部 (144)
全国和国际少年儿童书画展沈阳获奖作品	纪 实 (147)
王梦庚书法艺术生涯	吕福忠 (148)
么喜龙书法艺术	越 倩 (151)
董兴泉同志简要情况	犁 越 (152)

## 艺术界人物简介

诗书画于一身的王坤骋同志	杨仁恺 (153)
草书家冯月庵	林 中 (155)
翰墨丹青话古稀（二）	林 中 (157)
巾帼染墨花甲人	林 中 (163)
中年美术家述选（一）	青 轩 (165)
新秀与新苗（一）	青 轩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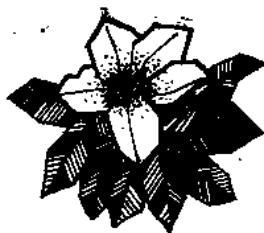
## 参考资料

沈阳市文联大事记	孙英廉 (171)
----------	-----------

封二：书法：王坤骋 冯月庵 篆刻：祖珂 泥塑：贺钧

封三：国画：李瀛洲 杨九洲 傅军

题图尾饰：朱 丹 标题行书：犁 扬



# 沈阳诗坛四十年

## 解 明

一九八四年后的这几年，沈阳诗坛的“果园”出现了一个丰收期，短时期内，光是诗集就出版了二十五本之多，这可是一次不小的丰收。这喜人的景象，不仅沈阳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为之高兴，也受到全国诗歌界的瞩目。当我们冷静地全面回顾一下沈阳解放后的四十年里，沈阳诗歌界的朋友们走过的是怎样一条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路程时，就会感到这个丰收得来并不易。它是沈阳诗歌界许许多多同志，在诗歌这块园地上，辛辛苦苦耕耘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多年才取得的。

**朴实地表达欢庆解放的心情**

**真情地为新生活而昂首歌唱**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沈阳解放。一个月后，《工人报》在这座重工业城市里最早创刊，于是，它的副刊自然也就成了沈阳解放后全市唯一的一块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十二月二十日《工人报》创刊号的副刊上，发表了两首诗。其中一首题为《解放了》，全诗共五小节，第一、二节是：

解放了，真正好，  
工友哥们翻身了，  
总工会，来领导，  
生活改善得温饱。

解放了，真不错，  
工厂复工有工作，

多干活，别懒惰，  
加紧生产来建设。

作者用的是石头这个笔名，真实姓名无从查找了。另一首是配画诗《打下北平过新年》：

雪花飘飘是冬天，  
大军开进山海关，  
敌人团团被围住，  
打下北平过新年。

就其发表的时间来说，这两首诗该是沈阳解放后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批诗作了。之后，《工人报》又连续发表了一些诗歌作品，内容几乎全部是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新生活的，形式上大半是采用东北群众熟悉的民歌小调、莲花落、顺口溜等。作者只是在原有的基调上，装进新的内容。如反映当家做了主人欢乐心情的《笑哈哈》就是：

一到工厂笑哈哈，  
吃的穿的公家发，  
不挨饿也不受冻，  
工厂胜过我的家。

一到工厂笑哈哈，  
个人事情不用挂，  
团结一起乐融融，  
工厂就是我的家。

这些作品做为诗来要求，无疑显得有

些直白，平板，缺少艺术技巧，但感情却是真挚、朴实的，明快的生活化的语言，表达了解放的欢乐情绪。如在一首题为《干》的诗，就道出了要用实际行动努力生产，支援解放大军解放全中国的心情：

……

我们要多流汗  
把汗珠结晶成  
枪弹炮弹  
运进山海关  
打跨蒋政权

一九四九年，为庆祝沈阳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工人报》曾举办了一次《五·一征文》。在应征的来稿中，诗歌的来稿量最多，而且还取得了好的名次。军需部三局合作社富硕颖创作的《我们的队伍是铁流》获得二等奖，振兴铁工厂王玉清创作的《战斗的红旗》和《东北日报》排字工曾同福创作的《队伍挺着胸膛》分获三、四等奖。

《我们的队伍是铁流》一诗，作者朴实无华地表达了当时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和战胜一切的必胜信念：

我们的队伍，  
似长蛇，似人山，  
我们的心亮起来了。  
这是第一次看见我们的队伍啊！  
我们的队伍比钢铁还要坚。  
……  
不管它前面是困难还是艰难，  
手拉着手，肩并着肩，  
这就是力量。  
让它毁灭了——  
不合理的黑暗！

象这种直抒心怀，不求雕饰，思想鲜明的诗，是当时沈阳诗歌创作的主旋律，这一特点，一九五五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五十年代初期，沈阳市没有自己的文学刊物，发诗的园地很少，仅有由《工人报》改版为《沈阳日报》的“文化生活”副刊版。这块副刊经常发一些短诗，但题材的面不宽，仍然局限在配合中心工作，“新闻性”较强的范围内，在艺术上构思巧妙，表现手法新颖，诗意深厚的作品更是不多见。发表诗歌的作者，又大多是工厂企业中的初学写作者，他们之中真正痴情于诗歌创作者并不多，往往是偶有所思有感要发，信手写来寄给报刊，是否成功并不介意。所以当时写诗的人和发诗的人虽不算少，却没能形成一个稳定的作者队伍。

一九五六年后，随着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一批喜爱文学的青年纷纷走上诗坛，并很快形成一股诗歌创作活动的生力军。他们之中有今天已在诗歌界有一定影响，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高深、晓凡、木青、佟明光、刘湛秋、刘镇、高东昶、衡钟、等人；马业文、侯印、冯幽君、嘉鹏、宋军、李成林、万恒显、陈明举等也时有诗作问世。

当时活跃在沈阳诗坛的诗作者还有毕增光、张俊斌等人，“文革”后，他们的爱好转移到其他方面，就很少写诗了。

正当这批青年诗作者，在诗的求索路途上刚刚迈出坚实的脚步，对诗艺刚刚有所领悟时，一场政治斗争的冷水柱劈面击来，他们的火热诗情突然被冷却了下去。尤其是高深，这位沈阳解后最早涌现出来的回族青年诗作者，竟被剥夺了写诗的权利，不久又沉痛地离开沈阳去宁夏了。当时高深工作在沈阳机床三厂，一九五二年他由部队转业到工厂后，由于喜爱文学，成了工厂黑板报的“主笔”，经常用快板诗的形式反映车间的火热生活。当时在这个工厂体验生活的女作家江帆发现并

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十七岁时，他的第一首诗《天上的星星数不完》，发表在东北《劳动报》上。以后四年间，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三百多首诗，一九五六年参加了“全国文学创作者大会”。可惜的是正当他的才华在诗坛上闪耀光亮时，错划的命运迫使他含泪弃笔，一扔就是二十几年。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又拿起笔来，并以更大的创作热情，先后推出许多文学佳作，其中有诗歌，也有小说、散文，还有诗集《路漫漫》。去年，高深已从宁夏调回辽宁，现任职锦州市文联副主席。

一九五七年政治运动的冲击，使得沈阳诗坛从刚刚出现活跃局面骤然沉默了下来。但，沉闷的时间并不很长，就被随后掀起的“群众性的新民歌创作活动”打破了。于是，沈阳诗坛又由短时间的冷清一下又变得热闹起来，而且是过份地“热闹”了起来。

### 在诗的疆地上他们各自显示了自己的才华

#### 沈阳诗歌作者群的第一次形成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汹涌而来，在温度猛增的“大气候”下，人们的感情也随之膨胀起来。一夜之间即在全国范围内铺开的“群众性的写先进、演先进、唱先进、画先进的社会主义文艺大竞赛运动”中，群众性的新民歌创作活动，来势迅猛，各地都在争当新民歌创作开展好的典型，于是诗歌与群众生活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起来。全市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农村、街道，一声令下大搞起与李白比高低的“诗满墙，画满廊”的赛诗活动。这新民歌创作活动在沈阳热闹到怎个程度，从一九五八年本地报刊发表的一篇介绍当时的沈阳诗街——北市区（该区后来撤消了）西四街的专题文章中，就不难略知一二了：“他们发动了

全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约三千五百余人）参加写诗，这些诗人多半还是刚摘掉文盲帽子的家庭妇女，……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就写了三万首诗歌。”一九六〇年在另一篇报道中还这样写道：“四月十四日晚，大东区红旗公社搞了一次赛诗会，社员们（七百多名）共创作了三千九百二十六首诗。”既然人人都是诗人又都有作品，全市创作出来的诗歌当然成绩惊人，据当时报载，全市六个区、五个县及部分单位的不完全统计，仅在一九五九年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创作活动中，就创作出各种形式文艺作品三百万件以上，业余创作组织有三千四百五十个，参加创作的人员有三万人左右。

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诗歌创作活动是够活跃，够普遍，够群众化了。市里的文化单位也“顺势利导”搞起全市性的“新民歌创作比赛会”，比赛的形式也丰富多彩，有单位诗展，单位民歌对答赛，个人民歌对答赛，个人朗诵等。

如何评价这段历史现象？现在已有实事求是的定论，用不着再去议论。从沈阳诗歌创作活动历史的角度来回顾这一段历史，结论也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并没有真正让诗歌创作活动出现飞跃，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指导创作活动，也有悖于文艺创作的规律，是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的。回顾当时诗坛的局面，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诗人既多又少；诗篇既少又多。事实上，在号称几百万首的诗篇中，真正能流传后世的并不多。后来，市内编辑出版了一集内部发行的《沈阳歌谣选》，选入了大跃进民歌约二百余首。

不过，这期间也有一个对沈阳诗歌创作活动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一点促进作用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当时涌起的一股狂

热情绪，让一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文学青年，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到大搞文艺创作的洪流中来，把对生活挚著的爱，在沸腾的心态下用诗歌这一文学最高形式表达出来。我想这种看法，与由于“大跃进”的失误给政治上和经济上带来危害的这一正确估计并不矛盾。在四、五年间，前后涌现出一大批青年诗作者，活跃于沈阳诗坛上，他们与早些时候涌现的青年诗人们一起，组合成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诗作者群。

### 他们是从沈阳大地上升起的两颗星——

#### 为沈阳诗坛增辉的两位工人歌手晓凡和刘镇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沈阳诗坛出现了两位活跃于沈阳、辽宁文苑，影响全国诗坛的工人诗人——晓凡、刘锁。这两位同是钳工出身的诗人，一手生产机器，一手创作诗篇，挺胸阔步走上神圣的诗坛，讴歌劳动精神，抒发革命情怀。他们的诗有钢铁的音响，有炉火的光亮，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壮志豪情和昂奋之气，诗的语言铿锵错落，有如铁锤敲在钢板上。一时间他们的作品得到读者的喜爱，受到诗界专家们的称赞，全国许多文学刊物和报纸纷纷发表他们的诗作和专题评介他们诗作的专题文章，成为全国诗坛上颇受读者欢迎的两位工人诗人。

晓凡，原名范长钰，祖籍山东省乐陵，一九三七年出生在沈阳。出生半年后父亲去世，因生活无靠，随八岁的姐姐、九岁的哥哥返回原籍。一九五二年刚满十五岁的晓凡，虚报年龄考进了沈阳重型机器厂，成了一名工人。那时，他是文学作品的爱好者，业余时间常常读诗、看小说，对作家们的讲座报告也感兴趣，表现出对文学的特殊爱好。很快，他就不再满足于只当文学作品的热情读者了，他

要写出自己的文学作品。于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在有志气有毅力的这位青年手上实现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熊掌印》，一九五五年他十八岁时问世了。次年他又在《文学月刊》上发表了第一首诗《试车》，一九五七年在《芒种》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风雨夜》。在后来的文学创作活动中，晓凡对诗产生了痴情的爱，一连写出了一批在社会上反响强烈的诗歌，其中尤以《车间风雷》、《诗言志》最受读者及诗歌界的赞许。一九六〇年，他以青年诗人的身份出席了第三届全国文代会。“文革”前他被调到辽宁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现在晓凡是辽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热情胜过当年，已先后出版了《夜战高炉》、《春天的颂歌》（与毕增光、高东昶合集）、《铁匠抒情曲》、《灿烂的青春》、《爱的诱惑》等诗集和童话诗集《小熊远征》。

晓凡的诗明快舒展，内容朴实，蕴藉丰厚，立意深远，至今许多当年的读者还记得他那许多掷地有声的诗句。

刘镇是紧接着晓凡，在沈阳诗坛上升起来的另一颗明星。他的第一首诗《我的心声》，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份的《沈阳日报》上。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创作生涯。由于他在写诗上表现出来的才华，更由于他在诗歌创作道路上的执著追求，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他就以其一首首受读者欢迎的诗作，在沈阳诗坛上争得了醒目的地位。许多青年工人把他誉为“我们的工人”。一九六〇年《文艺红旗》（《鸭绿江》前身）发表了他的诗选，同时配发了有关他诗歌创作的座谈纪要。他在诗歌界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了。

刘镇一九三八年生于苏北，一九五三年十五岁时来沈阳参加工业建设。在少年时代就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的刘镇，到工厂

后不久，车间板报便成了他发表诗歌的最初园地。

刘镇的诗自然流畅，由于吸收了民歌与古典诗词的写作方法，又多是用工人群众的口语，长短不一，读来琅琅上口，富有大工业区的音响与旋律。他诗中的人物也描绘得鲜活形象，好似把一排排英雄式的人物一下子推到读者面前。如《满天飞霞》，

五十年代风吹雨打，

白了鬓发；

一十年艳阳春光，

到而今，

年满花甲。

……

青松如铁，

花坛似塔。

对明镜，

猛将银须刮。

左照，右瞧，

红光焕发！

……

——上班去！

急转身大步飞跨。

汽笛声声震耳，

红日微笑，

满天飞霞！

《父女摆擂》、《上井》、《下井》等等脍炙人口的佳作，令人读起来真是有股子气势，激人肺腑。老诗人方冰为他的诗集热情地写了序：《刘镇的成长》，葛洛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介绍和评论他的文章，《工人阶级年轻的歌手》，老诗人臧克家为他的一组诗写了《马上读诗题数语》。

正当这位富有才华的青年诗人，用他燃烧的热情熔炼出一首首闪光的诗篇时，一场浩劫砍断了他手中的笔。最后他含着

热泪离开了他生活了多年、培育了他成长的沈阳。直到“四人帮”被清除，才又回到沈阳，并到辽宁作协成为一名专业作家，重新歌唱。至今，他已出版了《红色的云》、《眼泪与微笑》等诗集。

### 病魔让他过早地从沈阳诗坛上陨落

读者却记忆着他那活跃的身影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全省以至全国有影响的沈阳诗人，还有农民诗人金玉廷。这位怀揣一团火，为读者所尊敬的从农村沃土上成长起来的诗人，是法库县丁家房乡人。他从小家境贫寒，三代扛活，小时候只念了两年书，就下了庄稼地。解放后，欢畅的生活使他不情愿再把全部精力用在土地上，他有属于他自己的美好的憧憬，他要学文化，并用所学来的文化用来编快板，唱出了自己的心声。一九五六年他终于成为一名诗作者，用广大农民群众喜欢的形式和语言，充满信心地写起诗来，并且很快为周围的读者所承认。很快，他的诗欢跳着从自己生活的小村走向县城，走向沈阳市，走向了全国。

金玉廷的诗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明快，初期的作品多是民歌小调和快板诗，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有所突破。他的诗内容紧紧贴近生活，深刻表达了广大农民对旧社会的愤恨和不满，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新农村和解放了的农民新的生活。由于他的诗内容和形式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所以不仅在报刊上发表，更多的是由他亲自在田间、地头、会场，向群众朗诵和演出，实在是称得上是活跃在广大农民中间的优秀歌手。他创作的《寒雀叫》、《腾空上熊岳》等在报刊上发表后，受到读者和诗歌界的好评。

金玉廷的诗歌创作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当时可以与海城农民诗人霍满生齐名，

同为辽宁诗界引以为自豪的农民诗人。六十年代他先后出席过全国群英会、全国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代表会议。令人惋惜的是，当他在诗歌创作上正要摘取更丰硕的果实时，不幸于一九七〇年一年二十日被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年仅四十二岁。一九七三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玉廷诗选》。

除以上几位外，六十年代初沈阳诗坛上比较有成就的诗人还有：

佟明光——一九五六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他的诗宁静、清丽，感情细腻，多采取以物寄情的表现手法。由于他从我国优秀的古典诗词中吸收了很多营养，使他的诗富有较浓的民族风格，常以大自然为介质，抒发爱国深情，揭示生活哲理，理寓于情，情寓于景。一九五六年他也曾参加加了“全国文学创作者大会”，以后在不算短的时间内，他的处境一直不是很好，作品也明显见少。一九七八年后，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使他的诗情更炽烈地燃烧起来，为读者推出了一批情景交融，酣畅淋漓的好诗，如《大江行》、《盼春的絮语》等等。

毕增光——五十年代中期发表诗作。他的诗雄壮激昂，气象开阔而丰富，语言精炼、形象。十年动乱中创作热情遭到压抑。后来兴趣转移到科技研究上，读者也就不再见他的新作问世了。

高东昶——是位诗人气质鲜明的工人诗人，五十年代中期发表诗歌。他的诗追求雄健，以高昂响亮，感情充沛见长。喜欢奔放自如的直抒胸臆的格调，长诗《劳动万岁》当时在诗歌界受到好评。

刘湛秋——一位大企业的干部，外语学院毕业生，文思敏锐，文笔清丽，文章隽永，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他的诗路较

宽，尤以散文诗见长。“文革”期间离沈去贵州山区，后调《诗刊》社工作，诗艺多有长进。“四人帮”被清除后，他先后出版了《写在早春的信笺·上》、《温暖的情思》等几本散文诗集和诗集。

这个时期活跃在沈阳诗坛上的诗作者，还有马业文、徐光荣、徐宏智、王古喜、岸岗、汤炀、刘文超、王选庆、王际权、关维国、赵致林、张川水、郑南、李广泽、马文维、郎恩才、姚秀义、任永兴、王守勋、乔魁才、宋凡、丁晓翁、李香春、赵讽来、朱格忠、李东汉、严大成等等。这些同志大多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发表作品，六十年代初已成为沈阳诗歌创作活动的骨干力量。共同的爱好，使得他们互相吸引，互相感染，互相激励着探索诗的奥秘，并分别在作品中努力表现出各自的艺术个性。

不过，从总体上来观察当时诗歌作品质量，无论在题材的面上，还是风格和手法的多样化方面，都存在一些不足。写法上习惯于用描摹的手法来完成一个艺术画面，用一种共有的明亮而欢畅的调子来表现生活，常失于浅淡、平板，缺少变化。当然，这与当时的创作环境给诗人们某些束缚也不无关系。尽管如此，年轻的诗人们还是通过刻苦的创作实践，和深入地掌握艺术技巧，来求得不断地向前跨越。因此，表现出来了对诗歌创作的极大热情，在辽宁作家协会的组织下，当时曾以沈阳诗作者为主成立了诗歌创作研究小组，定期集会研讨诗艺，朗诵新作。并在沈阳中街和太原街头办起巨幅诗画廊，为让诗更好的贴近社会，贴近群众，做了许多工作。反映了年轻诗人们的社会责任感。

还应该提到的是，中国传统诗词这朵花，当时在沈阳诗坛上，也不时争芳吐艳。其作者多是东北局及省、市一些机关

的领导同志，如强晓初、宁武、车向忱、王梓木、刘异云、宋光等同志。一九四〇年起，即发表散文、小说的刘黑枷同志，在繁忙的报纸编辑工作中，仍忙中偷闲，写了一些短诗，一九五八年出版了诗集《城市的赞歌》。这本诗集该是沈阳诗作者出版的第一本诗集。

辽宁作家协会驻会的专业诗人方冰、井岩盾、巴牧、刘文玉等同志也对繁荣沈阳的诗歌创作做出了贡献。

当然，更不能忘记省市一些报刊、出版社的诗歌编辑们的功劳。厉风、阿红、刘文玉、路地、林金水等诗歌编辑们，都曾为沈阳诗歌作者的健康成长，写作能力的提高，付出过有成效的劳动，他们是沈阳诗苑上辛勤的园丁，诗歌作者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在几代诗人以及热情的诗歌编辑们的共同努力下，六十年代初期，沈阳诗歌界基本上形成一支数量和质量都具有一定实力的诗人群体，为省内外诗界所羡慕。

### 从低谷中走出迎来文艺的春天

#### 沈阳诗坛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一九六六年一场灾难性的风暴席卷中华大地。沈阳诗坛刹时间黑云滚滚，一片荒寂。年轻的诗人们有的被扣上“黑线”的帽子，有的被赶到农村。一时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以至报纸副刊都成了“三家村”大小分店，被封上了门，诗的圣殿着实被砸个稀里花啦，诗神惊吓得躲到无人瞧得见的地方去了。于是，有不算短的一段时间，成了沈阳诗歌创作活动的“空白地段”。

然而，冰雪是无法把一切都封锁住的。经过一段痛苦的孤寂后，一些人又试探着穿过层层屏障，与诗重新联系上了，而且在真诚地追索中提高了写诗的功力。同时，也有一些年轻的诗爱者，先后涌现

出来。所以，当我们欢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时，沈阳诗歌作者的队伍比起过去又壮大了。其中有些同志，原本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接触诗歌创作了的，后来因种种原因搁笔一段时间，可是一旦拣起来仍然表现出雄厚的实力。陈进化就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五十年代当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写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诗篇，毕业后分配到沈阳，作品一时少了，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又进入了创作的兴奋期，一连拿出了几组质量较高的作品。他的诗富有哲理沉思，质朴、淳厚，一些抒情小诗，更是精巧、俊俏、立意脱俗，为诗友和读者们所赞许。他的诗集《啊，水仙》出版于一九八三年，是我市业余诗人出版较早的第一本诗集，曾荣获沈阳市政府奖。

读者们所熟悉的军旅诗人胡世宗，六十年代初还是沈阳一所师范学校的学生时，就开始发诗。一九六二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写诗的才华得到充分发挥，发表的作品渐多，很快就小有名气了，一九六五年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一九七三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北国兵歌》，之后又接连出版了《鸟儿们的歌》、《雕像》、《沉马》等诗的专集，在沈阳的诗友们中他是最受人尊慕的多产诗人了。

除了前面已提到的诗人外，到七十年代在沈阳诗坛骨干作者的名单中又增加了一批人，他们是：高广成、胡宏伟、罗继仁、李克白、陈秀庭、陈鹤山、王希令、孙旭辉、宋协龙、杨法增、杜新柱、于德才、李伟、张逢云、徐麟瑞、姚莹、姚志刚、裴春锦、徐广顺、关立……。罗继仁和张逢云是七十年代初分别由吉林和

西北调来沈阳的，来沈前，就已经是当地较有成就的诗人了。

### 一代新秀在温馨的空气中成长起来 一个青年诗人群体正在沈阳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生产力的解放，也带来了诗人们创作才华的解放。沈阳的诗人们发出了激情的欢呼和深沉的歌吟。由于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诗人们的思想更深刻了，感受更真切了，眼界更宽广了。许多老作者并没有因“文革”的压抑，对生活的信念沉沦下去，反而表现出更加浓烈的拥抱生活的热情。在继续发挥自己某些优势的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观念下，不断突破禁区，拓宽题材领域，使自己的创作进入更广阔丰富的艺术天地。反映到作品上，则是呈现出百花竞放的大好景象，即有政治抒情诗，也有爱情诗、哲理诗、风情诗、旅游诗、山水诗，诗的形式和风格更加多样了。在反映生活、揭示心灵世界的广度和深度上，比起过去，大大向前发展了。那种直陈哲理、演绎政治概念、简单配合中心的现象少见了，那种脱离实际，空泛无力的偶象崇拜式的廉价赞美或盲目歌颂的倾向被摒弃了。

正确的创作方向和理想的创作环境，为诗人们创作出优秀诗篇创造了美好的条件。于是，近几年来不仅诗的质量有了喜人的提高，作品数量也是猛增。在写诗较早些的中年诗人中，王守勋和郎恩才取得的成就更为大些。王守勋几年间连续出版了三本科学诗集，诗的新颖形式深刻的哲理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郎恩才这位六十年代从写民歌登上诗坛的工人诗人，这些年来突飞猛进，诗艺长进明显，他写的朗诵诗《先驱者之歌》、《无形的足迹》、《孺子牛颂》气势磅礴、慷慨高昂，节奏明快；抒情短诗则构思巧妙，诗

情画意，凝重深沉。最近出版了诗集《相信童话是真的》。

不过，更能说明沈阳诗坛近几年繁荣景象的，主要还是表现在一大批青年诗人的涌现和飞速成长上。

一九七七年后，市内很多区县举办了诗歌讲座，请诗人、评论家、诗歌编辑为众多的青年诗歌爱好者讲授诗歌写作知识，介绍自己创作体会，具体分析学员作品。各区县又在群众性的文学讲座基础上，各自组成了诗歌创作核心小组，定期开展活动。这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对沈阳诗坛的繁荣以及一代青年诗人的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几年间就推出一大批有热情有才华有发展前途的青年诗作者。这方面工作，铁西区的“绿野”诗歌小组，和平区的“新叶”诗社，大东区的“万泉”诗社，苏家屯区的“新苑”诗歌小组，沈河区的“盛京”诗社，皇姑区的“万鸟”诗歌小组，都做出了贡献。

《芒种》月刊的复刊，尤其是一九八五年《诗潮》的创刊，更为这批青年作者开辟了理想的发表作品园地。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每年举办的“沈阳诗会”，为沈阳诗坛的新星们架起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比武“擂台”，让读者们检阅了新人新作。多方面的扶对与鼓励，有关方面的周密的组织领导工作，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个青年诗人群体正以喜人的速度逐渐形成。在这个群体中我们可以点出一大批新人的名字：刘振明、王安杰、齐世明、张欣、吴书纯、鲁娟、西岸、栾国康、金旭升、黄小玲、黄恩智、祝耀武、栾换力、董万琦、赵耀、孙大梅、谭延强、雨水、张瑞、庄伟、尹作礼、罗力夫、孙文成、佟雪春、裴春锦、唐锦河……

这些青年诗人幸运地成长在一个开放年代，使得他们一起步就起点不低。他们

的诗题材开阔，有真挚的爱情的倾诉，有深沉的人生思考，有对祖国山川草木的由衷赞颂，有对时代春天的动情歌吟，他们真情地抒写了属于自己心态与感受，追求情的自然流淌和深刻的哲理蕴涵，以新颖的艺术视角，对生活的捕捉，进行大胆的割舍强化。但总的说，沈阳这代青年诗作者，大多起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这可能与沈阳诗坛长时间形成的艺术风格有一定关系。当然，在不断创作实践中，年轻的诗人们出于对新事物的敏感，也都在

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一些新的艺术养分，丰厚了自己。

一大批有成就的青年诗人的崛起，使沈阳诗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分别在几个年代成长起来的老、中、青诗人，正携起手来，迈出开拓前进的步伐，为让沈阳的诗歌创作活动出现更加繁荣而共同努力。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沈阳的诗歌创作成绩是巨大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突出的是尖子人材和拳头作品还不多。

## 沈阳的民间文学

刘振操



沈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曾是清代开国初期的都城和后来的陪都，又是满族的发祥地和锡伯族的老家。汉、满、锡伯、回、蒙古、朝鲜等民族的人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蕴藏极为丰富的优美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寓言、笑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谜语和楹联等口头文学作品。这些世代在民间口头流传的、保存在人们记忆里的文学作品，是沈阳地区文化宝库中极为珍贵的财富。

沈阳的民间文学活动，一百多年来经历了晚清垂危朝廷的崩溃和帝国主义的入侵，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沦落在日伪铁蹄下的十四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建国初期、十年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这样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这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民间文学活动，予以叙述。

### 晚清和民国初期的民间文学

鸦片战争之后，盛京（沈阳）人民身受皇帝和官府，入侵的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土豪劣绅的重重压榨，人民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在这段时间里，先后爆发了马傻子（马国良）和徐占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刘喜和张海领导的义和团起义。人们除了拿起刀枪同皇帝同官府和白俄帝国主义作公开的斗争外，也以口头创作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来反抗暴政和对付统治者的迫害。

晚清，鸦片战争之后，沈阳的民间文学已崭露头角。特别是谬润绂，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生，他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著述，主要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在民间文学方面的主要著述有《陪都杂述》、《沈阳百咏》和《谜选》等。

在《陪京杂述》和《沈阳百咏》二书中，谬东霖记载了同治二年（公元1863

年)到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这一段时间，他到民间实地采访所“亲见确闻”的传说轶事掌故趣闻。其中有流传至今的《狗咬沈阳》和《徐占一带领农民起义军巧劫沈阳监狱》等传说故事。他的这两本书，不仅具有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价值，而且也具有史学价值。

为了书中记述的材料翔实可靠，谬东霖对资料的搜集是不辞辛苦的。

这个时期在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很多，其中反映沈阳古城、名胜古迹和历史人物的神话、传说、故事有《尉迟敬德修长安寺》、《罕王爷遇难呈祥》、《长白仙女》和《邓大人修沈阳城》等。反映沈阳人民同入侵的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故事。如：《左大人阵亡平壤》。

又如，反映日俄战争时：

日俄两相争，坑了咱关东。  
沙河大会战，祸患更是凶。  
房屋都炸倒，平地尽是坑。  
牛羊宰杀尽，鸡犬影无踪。  
百姓赶进城，饿得眼睛红。  
遭受眼睛红、满清无有能。

军阀时期人民饱受苦难，这在歌谣中也有反映：

老张打老吴(吴佩孚)。  
老吴还不服，  
尸骨堆成山，  
血水流成河。  
出门无所见，  
白骨蔽平原，  
军阀连年战，  
人民遭了殃。

### 论陷时期的沈阳民间文学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州国，劳苦大众

沦落在日寇的铁蹄下。当时的沈阳市改为奉天市，隶属于伪奉天省。这个时期，从所见的资料来看，出现了伪奉天省公署教育厅礼教科编印的民间文学小册子《奉天省各县故事传说集》。这本集子是康德四年(公元1937年)八月出的。这是迄今所知道的辽宁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本民间文学读物。

这本书共收入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九十余则，属于流传在沈阳的传说故事有十二则，其中有六则河传在新民县。这些传说故事是：(1)奉天市的由来：叙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令朝中邓大人修沈阳城。邓大人修好沈阳城池宫殿后，遭到奸臣的诬陷，给他加上谋反的罪名，被努尔哈赤下令斩首。邓大人被砍头后，死尸不倒。努尔哈赤始悔悟，诛了谗臣，为邓大人立祠，以表其忠。(2)宋秀才：叙述沈阳城南宋秀才夫妻，侍奉年老多病的父亲至孝的故事。(3)老僧：说乾隆年间，盛京城东一庙上老僧在园寂前，嘱告其徒在他死后，如遇有旱灾，可将其灵牌抬至某庙中，天乃降雨。后果应验。这是一个神话故事，曲折地反映了老僧不管生死热爱故乡的情景。(4)赵善富：叙述光绪年间，沈阳城东有一姓赵的富户，经常施舍救济穷人，修桥补路的故事。(5)护陵老人：说的是庚子自俄之战，俄军侵占东陵，群魔点火正要焚毁陵园，这时有一七十多岁的老人，奋不顾身拦阻，俄军不答应，誓入火自焚。俄官感其忠义，幸而保全了福陵。这位护陵老人名叫福禄康阿。(6)关帝庙：叙述了某村关帝庙来历的故事。流传在新民县的六篇传说故事是：(1)驯鹤。(2)施公托梦结案。(3)辽滨塔的传说。(4)莲花泡故事。(5)林家坟传说。(6)二烈女故事。

在这前后，由日本人经营的《盛京时报》和《满州新文化报》也刊载了一些民间传说故事。《盛京时报》刊登的一些传说故事，后来编为《东三省古迹轶闻》和《东三省古迹轶闻续编》两本书中。在这两本书中载有沈阳传说故事三十多篇：（1）奉天九门。（2）东山口。（3）凤台山。（4）石人山。（5）隐龙山。（6）浑河。（7）御泥河。（8）宫殿群鹤。（9）白塔铺。（10）得胜营子。（11）堂子庙与邓大人庙。（12）辉宗寺。（13）兴龙寺。（14）懿路娘娘庙。（15）李大人屯古庙。（16）索家坟。（17）阿里玛之骁勇。（18）三块石。（19）仙人桥。（20）碾盘姑姑。（21）大佛寺井。（以上流传在沈阳市内和郊区的传说故事）（22）孝子山。（23）柳河。（24）小塔子。（25）大人台。（26）砂坨子。（27）北山石门。（28）河神庙御碑。（29）巨流河东山井。（30）扣泉钟。（以上流传在新民县的传说故事）（31）驸马坟。（32）小龙湾。（以上流传在辽中县的传说故事）

这个时期，在民间流传的除传统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外，还有一些鼓舞人民斗志的反满抗日的斗争故事。这些传说故事有：（1）李兆麟威镇“黑帽子”。（2）王殿荣痛击日军。（3）火烧图天飞机场。（4）耿黎锄奸。（5）智斗大岛。（6）苏家屯车站的反日诗等等。

在日伪统治下的沈阳人民，在沦陷的十四年里，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他们口头创作了大量的歌谣，在民间流传，成为打击敌人，团结人民的有利武器。有一首歌谣是这样说的：

大帅被炸沈阳城，

少帅枪崩杨宇霆。

换完青天白日旗，

日军炮轰北大营。

遍地胡匪遍地兵，

东北三省乱了营。

还有一首“九·一八”：

九一八，大炮响，

鬼子兵，占沈阳，

蒋该死下令不抵抗，

扔下百姓活遭殃。

不是下令要劳工，

就是强征出征粮，

逼得人们没活路，

豁出命来拼一场。

当时，还有几首在沈阳城乡流传的歌谣，如：“伪满统治歌叹”：

九一八，“满州兴”，

小康德，驻新京，

新京立下国务院，

还有警察厅。

宪兵队好比阎罗殿，

经济犯，国事犯，

思想不良送进矫正院。

在日伪统治下的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日寇的统治下，沈阳工人度日如年，进厂如进鬼门关。

康德七年（公元1940年）前后流传在“大陆”（今沈阳高中压阀门厂）厂的一首民谣：

“大陆”象猪圈，

工人似囚犯。

身穿漏风衣，

吃的三大件（豆饼、米糠、橡子面）。

抬脚没自由，

睡觉难合眼。

虱子满身爬，

臭虫闹翻天。

究竟那里才是日伪统治下沈阳人民的活路呢，在“百姓真难活”的歌谣中作了